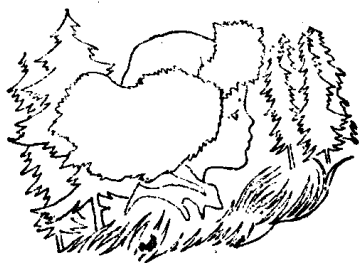


血 迹

李翔云



黑龙江人民出版社

封面、插图：王恩吉

血 迹

李翔云

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印张 6,375 · 字数 105,000

1981年9月第1版

1981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

82,000

统一书号：10093·378

定价：0.45元

目 录

一	爸爸啥时候回来	1
二	妈妈怎么受伤了	8
三	铁双求师	15
四	活蹦乱跳的兔子	31
五	穿心的枪声	40
六	殷红的血迹	49
七	马蹄山上	58
八	乡亲们的心	67
九	猜 谜	73
十	飞驰的红被	79
十一	都是苦孩子	90
十二	保护妈妈	94
十三	听妈妈的话没错	98
十四	狭路相逢	110
十五	眼睛说话	116
十六	一杯水	122
十七	车影儿	131
十八	树丛里的哭声	136
十九	悲 痛	146
二十	又是一个谜	152

二十一	崔家小店	• • • • •	• 157
二十二	一把飞刀	• • • • •	• 163
二十三	炕头上的传奇	• • • • •	• 169
二十四	金马驹儿想伴儿	• • • • •	• 176
二十五	套住地出溜	• • • • •	• 186
二十六	认 师	• • • • •	• 192

一 爸爸啥时候回来

铁双忽然听到一阵脚步声，那声音又短促，又沉重，震得院心咚咚直响，细听听，多耳熟，多亲切呀！他骨碌滚下炕，跑到屋门口，把耳朵贴在门上糊着窗户纸的小格子上，又听听，他乐了，猛地把门推开。

果然，是爸爸。他笑咪咪的，正向屋里走来。嚟！他完全变成了一个新人儿。那顶灰褐色的兔皮破帽子，换成了毛绒绒的大貉壳儿帽子，爸爸的圆脸裹在长绒毛里，显得小了；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小撅腩棉袄，换成了一件白茬的新羊皮半截大衣，精神极了；又光又亮的大牛皮新靽鞢，象两只小船儿，得絮多少靽鞢草啊？胸前和背后挎着两个大包裹，包裹角上露着一挂一挂的小洋鞭，红红绿绿的二踢脚，花花溜溜的钻天猴，足有一大堆；哗啦哗啦直响的哗啦棒，是给小妹妹买的；一块鲜鲜艳艳的花洋布，上边的蝴蝶忽闪着翅膀，简直都要飞上天了，那是给妈妈买的；还有吃的，喝的，玩的，用的，要啥有啥……铁双自从生下来以后，啥时候见过这么多好东西啊？唉呀呀，太好啦！爸爸有

钱啦，爸爸发财啦！

铁双围着爸爸，跳前蹦后，看着，摸着这些好东西，他蹦了好几个高儿，跺得两脚又疼又麻，拍着冻瘦的小手，摇头晃脑，大声喊起来：“爸爸回来啦！爸爸回来啦！”

铁双连踢带登，两只脚从又薄又破的被角边伸了出去。妈妈被惊醒了。她以为铁双发疳症了，翻过身，伸手去摸铁双的头，问道：“铁双，咋的啦？梦见虎啦，还是梦见豹啦？别怕，妈在这呢。”

铁双爬起来，跪着，揉揉眼睛，眨巴一阵，什么也看不见。屋里黑洞洞，冷冰冰的。妈妈扳着他的小肩膀，把他按在枕头上。他才从甜蜜的梦中清醒过来，问妈妈：“爸爸啥时候回来呀？”

妈妈把被子给铁双盖严，轻声说：“过两天就回来啦，还给你买二踢脚麻雷子，快躺下吧，天快亮了。”

窗棂上一个一个方格子里挂满了厚厚的冰霜，朦朦胧胧，映着外面淡淡的雪光。远处“咕咯儿——咕咯儿——”传来高一声低一声的鸡啼，东面刘善人家的围墙那儿，传来一阵一阵的狗咬，马叫，还有一只叫驴很难受地叫个不停，长工们都出工干活了。铁双从各种动静中听着有没有爸爸的咳嗽声和脚步声。

铁双怎么能不想爸爸呢？明天就要过小年了。人家后院二柱子跟他爸爸上街，还买回了一挂小洋鞭儿

呢，那小鞭儿用柳条棍一挑，拿香头一点，噼啪噼啪山响，吓得三妞、小石头他们捂着耳朵直藏猫猫，真带劲儿！爸爸那天临走的时候，摸着自己的头说：“铁双，在家好好哄小妹妹，爸爸回来给你买二踢脚……”爸爸买几挂小洋鞭儿呢？买没买二踢脚呢？能买麻雷子吗？刘善人家年三十儿才放几个麻雷子，咱可买不起。……寻思寻思，“腾——”“当——”二踢脚仿佛飞上了屋檐顶上……

那天，爸爸怎么走得那么急呢？他说领自己去套兔子，铁丝套都拧好了，现在，还在黑糊糊的北墙上挂着呢。他突然变了卦儿，非贪黑走不可，还硬说黑天走得快。尽唬人，黑天瞎火，连道眼儿都看不出来，怎么能走得快呢？山沟里恶狼成群结伙，一黑天就出来，爸爸真叫人担心。铁双拉着他的衣角，说啥也不让他贪黑走。妈妈却掰开自己的手说，爸爸不出去挣钱，年关怎么过呀？爸爸要不去挣钱，能拿冰溜儿去换小洋鞭儿吗？

爸爸本来开始没打算走，要不，拧兔套儿干啥呢？于是，他想到了老丫。都怪那个狐狸精老丫，她要不送那双破靮鞣来，爸爸没有出远门穿的鞋，哪能远走呢？对了，就怪她！

铁双埋怨的这个老丫，是刘善人家的头车老板儿赵大广的闺女。她聪明伶俐，一张象呱哒板儿似的小

嘴，说话呱呱的。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地上跑的，她都知道。所以，大人们都叫她小狐狸精。

那天下午，她戴着两只悠悠当当的耳环，脖子后边梳着一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，辫梢上扎着红绳子，刘海儿遮着笑咪咪的眼睛。她把靽鞢递给爸爸说：“于叔，我爹说，这双靽鞢给你穿了。刘善人家里的人要问，就说卖给你的。”

老丫爸住在刘家大院，他干活出色，又是头车老板儿，刘大善人就不能象对待一般劳金那样对待他。他家的破烂儿，老丫爸时常划拉出来一些，分给穷哥们儿。

铁双爸乐呵呵接过靽鞢，前前后后，里里外外，看了个够，好象靽鞢上镶着金银，缀着宝石似的。

两只靽鞢，一只囫圇，一只底儿上补了个“大掌子”，有啥好看的！铁双就拿着兔套儿，拉住爸爸的手说：“爸，下套去吧——”

爸爸说：“有人雇爸爸去干活，干完活，挣回一兜兜钱，爸爸好给你买过年的东西呀……”

铁双兴致勃勃的心立刻象泼了一瓢冷水，把嘴噘起来，象一个突起的小木橛子，连一头小驴儿都能拴上。

铁双妈拍着老丫的脊梁，“回去跟你爹说，我们这苦日子多亏你们接济了，”他看看铁双爸那双后跟儿

露着靰鞡草的棉鞋说，“我们真没少穿戴你们的東西。”

这时，铁双爸给铁双妈使个眼色。铁双妈说：“铁双啊，跟你老丫姐出去玩玩儿。”

老丫拉住铁双的手腕子，就往外走。铁双不情愿地跟着出去了。

铁双怎么会知道，他俩走了以后，屋里发生的事情呢？

靰鞡上有炭写的一个十字花暗号，爸爸明白，抗联组织有任务要他去执行。他把那只带大皮掌子的靰鞡拿过来，向里面看。那里边横着一条折断的口子，爸爸抠了抠那个口子，从里边抽出一张纸条来。上边写着：

“关东军大举进关，为钳制葛山一带敌人，我中队决定于×日之前务必得到敌方兵力部署情况。由于连山负责，组成五人小组。立即行动！中队。即日。”

于连山是这个抗联中队的地下联络员兼情报员。他平时以出卖零工为职业，生活主要是靠山吃山。夏天，采蘑菇木耳，运气好，还能碰上一棵两棵人参；秋天，采榛子，打橡子；冬天，药野鸡，套兔子狍子，打黄皮子；春天，给刘大善人卖卖零工。有时，中队也给一些补助，日子将将就就，还对付过得下去。他常年累月在山里山外转，曾经给葛山小鬼子兵营的一个太君送过药材。他对葛山一带的山啦，沟啦，林啦，

村村店店，都象熟悉自己手心里的纹儿一样，左一横，右一竖，全部清清楚楚。铁双爸对小鬼子恨透了。那年小鬼子进南岔，铁双的爷爷顺着大街跑，让小鬼子一枪给打死了。

铁双妈支持丈夫的行动。家里的负担不管多重，她都咬着牙承担下来，从来不叫苦。紧要关头，她还大着胆子，出去东跑西颠，替爸爸执行任务。有一回，她还去铁力连环沟一趟。

铁双爸把纸条放在手心儿一搓，先成了一个纸团儿，又成了纸末，扔到火盆里，火盆里钻出一缕蓝色的烟丝儿。他立即絮靴靸，整理行装，准备出发。

当铁双从外边回来的时候，爸爸已经利利索索穿着靴靸，精精神神走出门来。他腰上扎着一条折成三角形的蓝色包袱皮儿，那是抬木头，扛麻袋，搬东西，做垫肩用的。爸爸抱起铁双，亲亲他的小脸蛋儿，胡茬子扎得他的肉皮儿直疼……

铁双想着爸爸走时的情景，十好几天还没回来，多么叫人想念啊！铁双睁着眼睛，看着黑糊糊的房箔，问妈妈：“爸爸到底啥时候回来呀？”

妈妈“扑搭扑搭”轻轻地拍着小妹妹银双。她怎么会知道爸爸啥时候回来呢？

爸爸出去干那种工作，要在刀山上走，在弹雨里钻；干那种工作，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上，说不定啥

时候就会丢了。他每次出去，就把妈妈的心高高地吊起来，好象挂在半悬空，从早晨到晚上，总也落不下来；他出去多少天，妈妈的心就好象拴在他的身上，在深山密林里跟着转多少天……

“妈，”铁双把小手伸进妈妈的被窝，摸着妈妈的胳膊，又问一遍，“爸爸还得几天回来？”

妈妈把脸贴到铁双的脸蛋儿上说：“快了，今个儿不回来，明个儿也该回来了。”妈妈也在盼爸爸快点回来呀。

铁双由于盼望而焦灼的心，这才得到了安慰，才渐渐地平静下来。他不吱声了。可是，他的小脑瓜里尽是转转儿，只要醒着，就总琢磨他最爱琢磨的那些事情。

北墙上象白胡子老头一样的白霜，从黑洞洞的屋里渐渐透出影儿来。那上面好象有一只又肥又大的兔子，蹲在草窝里，探头探脑，试探着那些铁丝套儿，往里钻呢，还是不钻？它好象寻思来，寻思去，犹豫不定。铁双看得眼睛都累了，困了。他闭上眼睛，迷迷糊糊，又睡了一场香香甜甜的“回笼觉”。

窗户渐渐发白了。

二 妈妈怎么受伤了

“唉哟……唉……哟……”

铁双突然被妈妈痛苦难受的声音惊醒了，“妈，您咋的啦？”铁双一骨碌，从被窝里爬起来。

天已经亮了。

妈妈浑身的衣服洒满了水，全冻成了冰板，象挂上一层又厚又白的蜡。

铁双一边穿衣服，一边问：“妈，您掉井了咋的？”

妈妈咧着嘴，撩开垂在鼻梁上的一缕头发，摇着头，弯着腰，左手托着右胳膊肘，轻轻揉着。贪睡的银双也被吓醒了。铁双敞着怀，赶紧去给妈妈揉胳膊肘，妈妈疼得扭过身子，一瘸一拐，躲开了铁双。

“唉呀！腿也摔伤啦？”铁双心疼地问妈妈。妈妈紧紧咬着下嘴唇，不哼一声，好象出了声，身上就疼得要命似的。铁双穿完衣服，然后又给妹妹穿上，“扑通”蹦到地下，在北墙角乱东西中间拽出一把鞞鞞草；在地上一把一把将鞞鞞草抖弄得蓬蓬松松的，象一团软乎乎暖绒绒的长骆驼绒；拿起小鞞鞞，熟练地贴鞞

靸脸絮一把，在底儿上垫一把，后跟儿上絮一把，三把草就把一只靸靸絮成一个暖乎乎的小草窝；他急忙伸进那被草磨得溜光雪白的小脚丫，把长长的靸靸带儿，在脚脖子上三缠两绕，就系好了靸靸腰儿。铁双急忙往外屋一看，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
外屋两只木水桶里都装着半下水，准是妈妈去挑水，在溜光贼滑的道上摔了跤，把胳膊肘膝盖磕伤了。妈妈疼得那样难受，铁双的心不由得一阵疼痛，鼻子一酸，从两眼的睫毛里滚出了两颗泪花。他伸手又去给妈妈揉，妈妈“唉哟”一声，铁双的两只小手象触了电一样往回一缩，贴在小胸脯的衣扣上。爸爸不在家，妈妈要有个好歹的，可咋办哪？还是赶紧去找老丫姐，求她跟赵大爷说说，得想个法儿呀。

铁双跑出院门，看见刘善人家的大青砖墙下边，炮台角那儿，小石头、小柱子、三妮他们正围着刘善人家的小马倌。小马倌比比划划，说东道西的，什么新奇事。那么招人听？小马倌能说会道，跟车老板走南闯北，拉过脚，见识广，眼界宽。他准是又讲街里电线杆子上贴照片抓人的事，再不就是警察署的窗户里挂人头的事……

小马倌看见铁双走来，扬扬手里的短鞭杆儿说：“铁双来了。”

小朋友们扭过身子，齐忽拉把铁双围上了。有的

热乎乎地拉他的手，有的眼巴巴地看他的脸，有的紧紧挽住他的胳膊，大家跟他都好象有一年半载没见过面似的。铁双莫名其妙，大家天天在一起玩，虽然都很好，可是，从来没象今天这样看我，拉我，摸我，对待我呀？是咋回事呀？铁双从自己的脖子底下的扣儿一直看到靴鞅尖儿，摸了鼻子，又摸脸蛋儿，自己身上没穿新衣裳，也没镶金挂玉，脸上没抹雪花膏，也没擦胭脂，你们咋这样看我呀？

小马信关心地问铁双：“你妈没叫人打坏吧？”

“什么？我妈叫谁打啦？”怪不得妈妈疼得那样难受呢，原来是被人打了！铁双立刻瞪起眼睛，立起眉毛，攥起拳头，追问小马信。

小马信用小鞭杆儿在大伙面前划了一圈儿，机警的往井沿儿那边使了使眼色，神秘地“嘘”了一声，暗示大伙不要大声嚷。

几个小朋友一齐看看马槽那边饮马的人，都是屯子里的熟人，没谁需要提防的。大家又接着唠嗑儿。

铁双的脸都气白了。爸爸不在家，妈妈叫人欺侮，这口气不能往下咽，他要替妈妈报仇！于是，他抓住小马信的手追问道：“谁打了我妈？”看铁双那个架势，只要小马信说出是谁，铁双非回家拿镰刀去拚命不可！

小马信好象大人似的，劝着铁双说：“咱惹不起人家，算了吧。”

“算了？哪能那么好说话！我跟他没完！”铁双跺着脚。

“算啦，人家有这玩艺儿——”小马倌拍着铁双的肩膀，从圆鼓鼓的手闷子里掏出手，用食指弯成钩形，还勾了两下，嘴里还“叭勾——叭勾——”发出叫人害怕的“枪声”。

小朋友们吐着舌头，一缩脖，胆怯地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谁都知道：那是可怕的东西，只要“砰”地一声，一颗圆圆的硬铅蛋儿，往肉皮里一钻，从骨肉里就流出鲜红鲜红的血，于是，魂灵就上西天了。

几个小朋友的脸随着小马倌的声音，变着神色。一会儿惶恐，一会儿惊奇，一会儿气愤。铁双那眨巴不停的双眼充满了仇恨，还追问：“那小子是谁？他在哪儿？他叫啥？”铁双一追到底，不刨出根儿来，决不罢休！

小朋友们有的替铁双打抱不平，有的想知道根由，回家好向爸爸妈妈说长道短，小石头说：“小马倌，你就告诉铁双呗！”

小马倌不知真是不敢声张，还是故弄玄虚，把脖子缩缩到领子里，压低了嗓音，把小朋友们往自己跟前拉了又拉，围成一个圈儿，这才悄悄地说话，好象只有这样，他的声音才不能传到圈儿外面去似的。他说：“叫地出溜打的——”

“地出溜是谁？”铁双追问。

小马倌不回答铁双，照自己的意图说着：“地出溜那小子才狠呢，他伸出大巴掌，一脖拐，把铁双妈打了个趔趄，又一脚，踢在他妈的胯骨上，他妈扔下水桶，离拉歪斜就摔倒了……”小马倌比划着，不时同情地看看铁双。

铁双眼睛里立刻喷出火苗，还有一个劲儿问：“地出溜这小子在哪儿？他是干啥的？”

小马倌很自负地说：“你别问了，他干啥，你就是知道了，也惹不起他！”

铁双心里的怒火简直都要往外喷了，小马倌这样吞吞吐吐，要说又不说，说一半留一半，简直把性急的铁双惹翻儿了。铁双一把抓住小马倌的前襟，根本没在乎小马倌比他高半头，逼问他：“你说不说？”铁双把一只拳头举在小马倌的鼻子前面，小马倌要是再不告诉他实底儿，他准要揍小马倌了。

这时，小石头往他俩中间一站，推一推铁双，又推一把小马倌，冲小马倌说：“快说得了。”

小马倌很懂事，象个大哥哥似的：“铁双打我，我不能打铁双，我比他大。”他把皮鞭子缠在短鞭杆儿上，才把他所知道的关于地出溜的情况说了出来：“那小子是特务，在日本警察署当啥，我可不知道。”

铁双非想知道地出溜的行踪不可，问道：“那他上

哪去了？”

小马倌说：“回城里了呗。”

铁双跺一下脚，把下嘴唇咬出深深的一道牙印儿，气恨地说：“哼！我会长大的！”铁双为自己着急：自己还是一个小小的孩子，怎么能去找到地出溜呢？就是找到地出溜，怎么能打过一个高高的大人呢？再说，自己手里也没有枪啊？现在就是有枪，也不会使呀？铁双恨自己为啥不立刻长大，为啥手里不能马上有一只枪！他只好把深仇大恨深深埋在心里，只好把报仇的雄心大志埋在心里。

小石头气愤得直骂：“臭地出溜，不用你美，等你来非调理调理你不可！”

大伙都替铁双打抱不平。

铁双不平：地出溜太欺侮人啦；铁双不解：地出溜为啥凭白无故打妈妈呢？铁双心里骂着地出溜，忿忿地离开几个小朋友，找老丫姐去了。

铁双向刘家的黑大门走去。

那个黑大门平常不开，除了有事，比如刘大善人坐马车出门儿，或者迎客送客，才能开。大门旁边有一扇小角门，经常开着。铁双刚走到小角门跟前，老丫正好出来，她端着一个黑瓦盆儿，上边盖着一块白笼布。老丫走到铁双面前说：“快跟我上你们家去。”

二人走过炮台角，老丫秘密地掀开白布，原来是